

哈爾套履記

阜新文史資料第十一輯



撰 稿 人：王连文

责任编辑：徐翠华

哈尔套履记

政协阜新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政 协 彰 武 县 委 员 会

目 录

概述.....	(1)
第一章 废懿州人迹罕至.....	(5)
第二章 试垦地集镇方兴.....	(15)
第三章 增捐税官逼民反.....	(24)
第四章 开禁地商贾云聚.....	(32)
第五章 集散地缓步发展.....	(42)
第六章 倭寇全方位入侵.....	(63)
第七章 哈尔套阴云密布.....	(75)
第八章 求解放苦创根据地.....	(91)
第九章 驱蒋匪老少皆支前.....	(111)
第十章 做主人欢天喜地.....	(123)
第十一章 闹翻身百废俱兴.....	
第十二章 合作化千家归一统.....	
第十三章 公有制集体壮声威.....	
第十四章 破“猫冬”毛远新插手.....	
第十五章 办“大集”流毒全国.....	
第十六章 救集镇胡耀邦批示.....	
第十七章 扩市场八方支援.....	
第十八章 建特区集市显身手.....	
第十九章 迎众客古镇展新姿.....	

概 述

(一)

哈尔套镇位于辽宁省彰武县城西北八十四华里处的沈承(沈阳至承德)公路线上,现为彰武县哈尔套镇政府所在地。其地形为北高南低的浅山区,南部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乡(古懿州址)隔绕阳河相望,西北与本县四堡子乡、北与满堂红乡、东北与丰田乡、东南与平安乡接壤。其周边乡以远,东邻彰武、沈阳、新民,西邻库伦、奈曼,北靠通辽,南望阜新、锦州、北镇。全镇总占地面积一百六十多平方公里。其中,镇区占地十四平方公里。镇址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小河,如围在腰间翩翩起舞的彩带,由北向南交汇于东西向的沈承公路路南,然后蜿蜒七、八华里流入绕阳河。哈尔套境内的交通极为方便,国、省、县、镇级公路四通八达,可谓连接沈阳、彰武、阜新、锦州、内蒙等地的交通枢纽,历来亦为兵家必争之地。

哈尔套镇现辖十六个村,其中镇内两个村。境内住有汉族和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总人口二万余,其中镇内人口五千。

哈尔套地方在春秋时期属古幽州之域,战国时期属燕国地。秦、汉、隋、唐、五代,历为东胡、肃慎、鲜卑、契丹等少数民族活动的地方。辽、金、元时期均属懿州地。明代属辽东都指挥使司广宁后屯卫。明朝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徙广宁后屯卫于义州,遂废为边徼,变为朵颜、兀良哈蒙古游牧地,从而导致人迹罕至。清朝初期在今彰武县境内设置养息牧场之后,哈尔套为养息牧场境内新苏鲁克区域。光绪二十八年(公元

1902年)设彰武县后,哈尔套为该县的一个行政区或镇(乡)沿续至今。其地名是由蒙语的谐音演化而成的,原为“哈勒陶勒盖”(意为黑头山,因哈尔套镇北二里许的山上石头呈黑色,故以山名而得地名),以后依据蒙语的谐音逐渐演化成“哈拉套力改”、“哈大街”、“哈尔套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始定为今名“哈尔套”。

(二)

哈尔套地方的人民具有悠久的光荣革命传统,早在辽朝的时候即有霍六哥、安生儿等农民起义军在此地活动,并沉重地打击了统治者。清朝末年,哈尔套人民不堪重赋,又先后有平四、李沅、姜氏和林方、耿举、苏臣、张保、赵西来等,领导农民举行起义,开展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抗捐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有义勇军首领高鹏振(报号“老梯子”)依靠当地人民,同日伪军展开血战。解放战争时期,哈尔套又以其距离铁路较远,然而公路交通四通八达,国民党大部队不易到达的优势,不仅成为中共彰武县委、县政府及区委、区政府的驻地,还成为周边县旗党政机关的疏散地。特别是在解放彰武的几次较大的战斗中,哈尔套作为烽火前沿中的后方基地,在支前参战中均全力以赴,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哈尔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摆脱了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当家做了主人,亦使这座较为古老的城镇焕发了青春和活力。自此,哈尔套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地求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有影响面非常广泛的历史事件提供给世人,并以其传奇的色彩和极为独特的风格,给人以启迪,唤人以觉醒,催人以奋进。而且,这种不懈的追求,至今仍未停息。特别

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哈尔套人民从“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泡制的“社会主义大集”的苦痛中解脱出来以后，正以其新的姿态，汇入全国改革开放的洪流，以无畏的开拓创新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毅力，前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道上。

(三)

哈尔套作为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农副产品集散地，从它诞生的那个时代开始，其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即以半农半商、以农促商，以商养农、农工商齐发展著称于世。

早在清朝嘉庆年间，这里便以其优越的交通条件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农副产品集散地的雏形。至清末民初，则是哈尔套集镇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哈尔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各种工商铺户已发展到百余家，镇内人口达五千余。此后，虽经中华民国后期的匪患、日伪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两次战乱，其工商经济及集市贸易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但哈尔套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多少年来自然形成的生活方式及经营办法。既或在战乱的间隙，他们仍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从事着商品交换式的经营，并以其有别于普通农村、又有别于大中城市的特征，保留了自己半农半商的特色，为四周农村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提供着方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哈尔套人民摆脱了战乱的苦痛，获得了新生。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已经崩溃的经济，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一直在不懈地求索着富裕之路。这之中，尽管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也曾出现过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几次波折，但他们始终没有丢开追求的目标。特别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之后,哈尔套在党中央、省、市、县委和政府的直接关怀下,不仅又扩建了综合性的农贸市场,而且以市场为龙头,把哈尔套又建成了有别于其它地方的经济小特区。

目前,哈尔套作为整个阜新地区的经济小特区,各项事业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其旧城址的街道两侧,大多为镇党政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业驻地。旧城址南的沈承公路南北两侧,为个体、集体企业的开发区。而位于东山的农贸市场,西大门与东西走向的沈承公路相连,是汇聚个体商贩和八方商旅的区域。现在,这些区域正向着贸、工、农一体化方向迅猛发展,并大有跨省区汇入宏观经营环境之趋势。

抚今追昔,我们深为哈尔套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变化而感奋,愿哈尔套小特区如黑头山那样巍峨耸立,如绕阳河水那样源远流长,奔流不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再注入新的活力,做出前无古人的贡献。

废懿州人迹罕至

第一章 设牧场始聚人烟

古懿州位于绕阳河上游南岸一华里处，今遗址仅存辽塔一座，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乡即因此得名。与其相对应的绕阳河北岸，今为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镇辖区。辽西奇镇哈尔套，即座落在懿州遗址北十五华里处的黑头山下。

翻开哈尔套的发展史，我们惊奇地发现，在古懿州废弃几百年后，为什么哈尔套能在其废墟附近奇迹般地诞生？而名城懿州却永远地消失？在哈尔套与古懿州的一兴一衰中，它们究竟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要解释这个问题，不从古懿州的兴废谈起是难于回答哈尔套为什么能诞生以至繁荣起来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古懿州的兴废及与哈尔套的内在联系交待清楚。

辽朝时期，哈尔套属懿州辖区。其西（约彰武县四堡子乡西与库伦旗隔柳河接壤处）为山河县址遂州地；其东，为辽太祖置柞州（后改祺州）地，治所在辽庆云县（今康平县东南）；其东南百里处，有辽头下军州——横州（今彰武县两家子乡的小五喇叭古城）。地处于懿州近郊的哈尔套地区，从历史上看，既是历代懿州统治者沿绕阳河北岸屯兵设防之地，也是联系祺州、横州、遂州等地的交通要塞。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从客观上就已经决定，在血雨腥风连续不断的古代，连繁盛几百年的古懿州尚不能保，哈尔套地区没能留下一点可供考证的古老一点的建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那么,哈尔套地方在辽王朝统治时期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呢?现时我们能查到的文学资料虽然极其有限,但从懿州的兴废还是能反映出哈尔套地方在那一时期的梗概的。

据《辽史》载,懿州始建于辽王朝第六代皇帝耶律隆绪圣宗太平三年(公元1023年)春正月,先为其三女儿掣古公主(以后相继封为越国公主、燕国公主及秦越国大长公主)的私城,隶属上京道临潢府(今内蒙昭盟巴林左旗南波罗古城)。懿州城建成之后,掣古公主与其夫——辽王朝北府宰相,楚王肖孝惠便统治着这里的农牧民。特别是辽朝迫使宋王朝签订了“澶州之盟”后,由于和平景象的出现及中原人带来了先进文化及农业、手工业,所以改变了游牧民族逐水草而生息的生产方式和经营办法,在促进其由游牧往半农半牧的方式演变中,亦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因此,随着城内各种手工业作坊及店铺的增多,这座私城的建筑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周围的人员亦不断地增加。至辽兴宗时,懿州已有户四千、驻军八千。我们分析,从懿州建筑规模看,城廓达九华里之多,四千户应为城内居民数;如以一户一丁算,应另有四千户广布于哈尔套等近郊。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近些年在哈尔套地区出土的辽代古墓葬中,已经得到确切的佐证。

重熙年(公元1032年),掣古公主薨。又过近三十年,即道宗清宁七年(公元1061年),其女儿宣懿皇后进入,将懿州献给了国家。从此,懿州改隶属东京道辽阳府,军名为“宁昌”,辖宁昌(治所在今塔营子村北,辖阜新、彰武部分地区)、顺安二县。此后的懿州,因宫廷斗争越演越烈,宣懿皇后于辽咸雍八年(公元1072年)十一月被耶律乙辛诬告为与伶人赵惟一私通,遭赐死的厄运,亦使懿州由昌盛转入萧条。直至大康三年

(公元1077年),乙辛事败露,宣懿皇后之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然而,此时辽朝的国势已大不如前。

天庆八年(公元1118年)夏,懿州地方水、旱、风、虫等自然灾害发生,饥民遍地,出现了“斗粟数缗”,民削榆皮食之,继而人相食的惨象。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辽朝统治者不顾农牧民的死活,为填充国库而继续增加苛捐杂税,逼得境内居民走死逃亡者不计其数。阶级矛盾不断激化,逼得人民走投无路,境内安生儿、张高儿、霍六哥等人领导的起义军揭竿而起。他们手持大刀长矛,到处攻据点,吃大户,抵抗官军的围追堵截,沉重地打击了辽王朝的残酷统治。

在辽王朝的统治处于江河日下,摇摇欲坠的时候,居于北方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兴起。为了最终实现其争夺中原的目的,女真族乘机聚兵几十万,分数股长途奔袭数千里,长驱南下,把第一个攻击目标首先瞄准了与北宋处于缓冲地带的辽王朝。女真族进入懿州领地之后,先突破辽军沿羊肠河(今柳河)屯兵的外围防线;继之,尾追退守鹞鹰河(今绕阳河)的辽兵,进入今哈尔套地区。

沿鹞鹰河北岸(今哈尔套一侧)布防的辽兵,是懿州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见第一道防线失守,已成惊弓之鸟。在强大的金兵面前,他们料到再战难于取胜,只好越过鹞鹰河,退入懿州城内固守待援。然而,此时的形势已不可逆转,金兵在收降义军,兵困懿州的同时,又接连攻下宜、锦、乾、显、成、川、豪州等诸城。在大势已去的危境中,驻守懿州的宁昌军节度使刘宏为使生灵免遭涂炭,只好以率懿州三千户封“侯”为代价降金。

金国纳降懿州后,因该城免遭战火,又地处军事重地和交

通要冲，故仍沿辽国旧治。金国初，由于大批汉民移居懿州地，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很快恢复了懿州的繁荣，促进了农牧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时候的懿州，远看辽塔高耸，城廓呈“寿桃”型；近观，庙宇层层，街市整齐，商贾兴旺，到处是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

但是好景不长，到金王朝晚期，随着女真贵族的腐败和对南宋战争的负担加重，各地农民起义涌现，漠北蒙古诸部亦兴起。金宣宗贞祐二年（公元 1194 年）十二月，元军名将木华黎以数万之众围攻懿州，金朝节度使高间山因寡不敌众而战死。元军攻入懿州城后，一连烧杀数日，尸横满街，血流成河，只有少数居民携妻带子逃出虎口，余者全部遇难。这次战火，使辽、金两朝经营近二百年的名城懿州十室九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元朝时期，懿州属辽阳行中书省懿州郡。自元世祖忽必烈始，为恢复战争创伤，元朝驻守懿州的统治者一方面大规模兴办屯田，发展农畜业；一方面到处抓民夫修复城廓。同时，为防备诸藩王反叛，元朝统治者除在懿州城遣兵驻防之外，亦沿库昆河（即辽时之羊肠河，今之柳河）、鹞鹰河（今绕阳河）派兵设防。尽管元朝的统治者对懿州采取了一些挽救措施，但因其民族高压政策残酷，终没能使懿州医治好战争的疮伤，恢复辽金时期的元气。至正二十四年（公元 1364 年），懿州的统治者在关先生和破头藩领导的“红巾”起义军的打击下，终于难逃覆灭的命运，而名城懿州也又一次毁于战火。

至于明代的懿州，初期便已名存实亡。虽然明太祖二十五年（公元 1392 年）曾在懿州的废墟附近设置过广宁后屯卫，但时间不长。明成祖永乐八年（公元 1410 年），便已将卫治迁义

州(今义县)。从此,懿州属朵颜、兀良哈蒙古游牧地。懿州这个名字,也随着它的废墟深埋于地下了,惟有高高耸立的辽塔,如一位饱经千年风霜血雨的老人,仍在向后人如泣如诉地揭示着这段心酸的历史。特别是“火烧雁翎城”的民间传说,多少年来,更以其传奇的色彩和悲壮的情节,在塔营子和哈尔套地区广泛流传至今。

“火烧雁翎城”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相传,在懿州鼎盛时期,城里曾住过一位才貌双全的公主,名唤“雁翎”,因此懿州又得名“雁翎城”。

为了防御外敌侵犯,雁翎公主住下后,用了九年零九十九天,筑起一条高三丈三、宽九尺九的城墙。城外的大道边,七里一墩,八里一台连绵不断,以备敌人来犯时点烽火报警,以便向京城求援。

雁翎公主很受父王的宠爱,不断从关内请来能工巧匠,修建楼台殿阁,又在城内发展商业和手工作坊,使这座雁翎城兴旺繁华起来。可是,好景不长,公主的后人一代不如一代,修了左一个“养心殿”,右一个“观花亭”,前一个“点将台”,后一个“跑马场”,工程浩大,耗资巨大,加之他们终日轻歌漫舞,肉山酒海,把个富庶的地方,慢慢踢登穷了。

这一日,黑龙江一带的女真人,在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脱离辽国的统治,骑马搭箭杀奔雁翎城来了。

雁翎城的王爷,即雁翎公主的六世外孙,名叫朗根,平日花天酒地,凶狠残暴,城里百姓敢怒不敢言。女真人来犯的消息传来,朗根惊慌失措,忙传文武百官,共商守城大计。

他们首先点起烽火,但等两天,不见动静,派人探听,才知道沿途烽火台早被女真人占领,雁翎城点起的烽火传不了多

远就卡住了，远处的援兵怎么会来呢？由此，女真人长驱直入，围住雁翎城。他们满以为几日内就可拿下这座名城。可朗恨死守不放，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

当女真人搭上云梯，爬到城墙半腰时，城上鼓响三声，万箭齐发，打得女真人有的中箭倒下，有的只好离开。女真人又砍来缸粗的大树，削去树枝，抱着树干顶撞城门。不料，城上又是一声号响，盆大的石头一齐飞落下来，使女真人靠近不得。最后，女真人只得退下几里，把城堡围得水泄不通。

女真人暗怒，看来强攻不行，只能围困啦，料它一个小小的孤城，外援断绝，粮草有限，用不了三、五十天，不打也得自降了。却不知，雁翎城东有一个地下城，号称“运粮城”，城内储备无数粮草。据说，女真人围了八个月，城里依然有吃有喝，毫无投降的意思。

当时，围城的女真人首领名叫猛达将军，他原是长白山下镜泊湖人，生在马背上，长在湖泊边，八岁会骑马，十岁能撑船，到十七、八岁，便箭法超群，猎术出众，水性也特别强，是远近闻名的打猎、捕鱼能手。参军后，由于他作战勇敢，屡建军功，不到七年，便当上了一军的统帅。这次攻打雁翎城，是他统军作战以来头一次不利。因此，他终日茶饭难咽，坐卧不宁。

一天，猛达来到一座小丘上，向城内了望，见有些经商的从城门出入。他忽然灵机一动，回到帐中，唤来军师共谋妙计。

自此，猛达令机灵的兵卒换上便衣，装扮成经商的小贩，筐篓里装些小雀，野鸡翎等，然后挑筐背篓混入城里。他们走街串巷，招来儿童，专用山雀和野鸡翎兑换巢于各家各户的小燕、鸽子。

不几天，女真人从城里换出活小燕、鸽子三千多只。这下，

他们高兴极了，连忙躲在密林深处，将香火截成一寸长左右，一头沾上硫磺，一头可用火点着，绑在那些鸟的腿上和尾巴上。当日落西山，百鸟归巢的时候，便把小燕和鸽子身上带的香点着放飞。这些鸟放飞后直奔雁翎城，寻找它们的巢。小燕飞进屋脊房檐，鸽子扑向殿阁巢穴，麻雀则钻进草堆和马棚。这样，时隔不长，香头渐渐燃尽，火星碰上硫磺，哧的一声，每个鸟都变成一个火球。霎时间，这里着火，那里冒烟，整个雁翎城变成了一片火海。在熊熊的大火中，守城的兵将哪个还顾得了守城，他们大开城门，喊爹叫娘的各自逃命。只有朗根和皇亲们，由于害怕女真人抓住羞辱而没敢出城，结果被活活地烧死。

这场大火足足烧了七天七夜，就连塔上的惊雀铃，也被烧化得一个没剩。

以上，因是民间传说，所以与史实不附的地方是存在的。如女真人围攻懿州时，因有节度使刘宏率众降金，实际那次懿州城毁坏不大。至于到底是毁于元朝的蒙古人，还是毁于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军，这也不是民间传说应尽的义务。我们想，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吧！总之，随着懿州城的被毁，这里好长一段时间人迹罕至是史实。

因此，纵观辽、金、元三个朝代，哈尔套地方既然是古懿州的近郊，又是各朝沿绕阳河屯兵设防之地，它的兴衰无疑是和懿州息息相通的。至于当时没能发展成农副产品的集散地，这只能理解为近有懿州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缘故。换句话说，也可理解为没有古懿州的废止，也就不会有辽西奇镇哈尔套的诞生。这是因为，如果懿州不废，直到今天，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仍会是懿州，而哈尔套只能属其郊

区,不可能发展成彰武西北区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所以说,哈尔套是废懿州的产儿,只不过这个产儿的孕育时间长了些。

其缘故,明朝废止懿州后,此地虽属朵颜、兀良哈蒙古游牧地,但游牧民族逐水草而息的生活习惯及生产方式,不可能给这块遭战争践踏的土地 再一次带来繁荣。在朵颜、兀良哈蒙古族在此游牧其间,因他们除此区域外还有更广阔的游牧地,所以,既或时有人来此地放牧牛羊,也往往是来去匆匆,并无人在此永久性的定居。至于境内原有居民,则早已在懿州的几次战乱中迁徙他乡。更确切一点说,自明成祖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至清顺治的200余年间,这里始终是人迹罕至的地方。

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清政府为保证“三陵”(即现在沈阳的昭陵福陵和新宾的永陵)祭品,才开始在柳条边外展土封疆,并在今彰武县境内设置牧场。该牧场历史上曾名为“杨什穆牧场”、“杨桤木牧场”、“养什牧河牧场”,以后又更名为“养息牧场”。与此同时,朝廷派员从察哈尔蒙古八旗征调32户、236口蒙民来此,以苏鲁克的形式将牛羊群分拨给这些牧民放牧。

蒙民来此后,距哈尔套较近定居的有:正蓝旗额尔和图苏木之吴姓落居在齐胡台(今五峰镇火石岭子屯);镶蓝旗昭日格图苏木之戴姓和白姓落居在冲合勒(今大冷乡程沟屯)。

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蒙古的宾图王和东吐默特王又献出土地,进一步明确了养息牧场的疆界,使“三陵”祭品牧养地扩展到今彰武所有辖区。

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清廷在养息牧场境西北隅设新苏鲁克,其旧址约为哈尔套地区在内的彰武县境西北柳

河东西两岸之地带。而这一带的牧民，当时多以放牧马群为主，故哈尔套北 15 华里处仍有“差大马”屯名沿续至今。但这一时期，哈尔套境内的人口仍不多，至于谁来此地最早开发，现在已无从考证，我们仅能从哈尔套地名的诞生来推断其当初的梗概了。

清乾隆三十三年在哈尔套一带始设新苏鲁克牧场。当时，这里既然名正言顺地作为清廷的牧养地，那么，最早来此地开发的肯定还是蒙古族牧民。

何以见得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哈尔套地名的产生是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的。即：清廷在此地设置新苏鲁克牧场之后，蒙古族牧民便奉旨来此。他们见哈尔套地方依山（北有石头呈黑色的黑头山），傍水（平川之地的两侧各有小河由北向南流入绕阳河），便在此地定居下来。既然定居，就总得有个屯名。这样，用蒙语称了不知多少年的“哈日陶力盖”山名（即黑头山）就作为屯名诞生了。至于为什么以山命名，这大概是因为当时交通不发达，人们往往习惯以山确定方位的缘故吧！因为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人们如果走迷了路，只有大山以其巍峨的身躯，才能告诉人们路怎么走。否则，为确认一个地方，真不知要跑多少冤枉路。

关于“哈日陶力盖”又逐渐演化成“哈拉套力改”、“哈尔套街”、“哈大街”，这是满汉民族来此定居以后的事，而“哈尔套”，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定为今名。

总之，在蒙古族牧民开发时期，哈尔套还远没有农副产品集散地的作用。因新苏鲁克境内人烟寥寥，只有几户蒙民在此放牧牛羊马等，所以，哈尔套也只能与其它定居点一样，只是牧民赶着牲口群早出晚归的一处窝棚。

第二章 试垦地集镇方兴 增捐税官逼民反

哈尔套地方同养息牧场一样，试垦阶段始于彰武设立县治以前，大体上从嘉庆十八年（公元 1813 年）起，到光绪二十三年（公元 1896 年）止。

从养息牧场境内的人员发展情况来看，事实上，嘉庆初年蒙古族牧民人口即已增至 3,530 人，加之私移境内的旗人（满族人）和汉人，总人口已增至 6000 余。

关于私移境内的旗人和汉人，迁入的原因有所不同。据祖居哈尔套的郭姓旗人的后代介绍，清兵入关之后，因满族人一跃成为中华各民族的统治者，所以有些旗人开始居功自傲，游手好闲。他们平时无所事事，过着好逸恶劳的生活，每年耗去国家的大笔俸禄。在这种情况下，尚书松筠等人为了推行垦荒，增收租税，减轻由此增加的重负，便以抚恤亡者遗属为名，将居于锦、宁、广、义等邑的游手好闲旗丁强行迁出，到养息牧场境内安家落户。至于道光及嘉庆初年私移境内的汉人，大多为山东、河北等省的逃荒者。这些人来到此地后，见四周旷野无际，到处杂草丛生，便以一家一户或族属为单位，拖儿带女地挑着装载有生产与生活用品的担子，就地砍些杂树做檩木，七手八脚地搭个简易的窝棚，就权作妻儿老小的栖身之地了。继之，他们往往通过与四周相距几里甚至十几里远的乡邻协商，圈定土地，再做上标记，以便于永远占为已有，做为族属耕种